

诗人皇帝

□ 白军君



唐玄宗李隆基出生于公元685年，他出生时，他的父亲李旦是皇帝。李隆基兄弟五人，他排行老三。唐代皇室习惯以“郎”表示排行，长子称大郎，李隆基自然就叫李三郎。这可是官名，不是乳名。

成长于家族动荡之际的李三郎书读得好，骨子里是文人，尤其喜欢吟诗，而且水平很高，足以名家。

这不奇怪，但是有趣。

历史上，我们有过许多有趣的皇帝。北齐后主高纬是乞丐皇帝，他在后宫新建贫民村，假扮乞丐讨饭吃，还要求群臣陪他一起演戏。屠户皇帝南齐废帝萧宝卷，喜欢亲自杀猪宰羊，然后拿到宫中新建的集市去兜售，自己当卖肉老板。木工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痴迷木工，他把自己做的木碗拿到自由市场卖了三两银子，竟比当皇帝还开心。

唐玄宗的个人爱好是写诗。

这非常重要。李三郎在位的开元、天宝期间，中国诗歌达到巅峰，与他的个人兴趣有很大关系。

诗人皇帝李三郎李隆基从小喜欢写诗。执掌天下后，他的这个兴趣更是被发扬光大，凡事喜欢吟诗留痕。他还喜欢用吟诗代替谈话。李邕去河南安阳附近的滑州当刺史，玄宗作诗送行：

《送李邕之任滑州》

汉家重东郡，宛彼白马津。黎庶既蕃殖，临之劳近臣。远别初首路，今行方及春。课成应第一，良牧尔当仁。

大概的意思就是，你去的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很重要，社会很繁荣，劳驾你辛苦一趟，眼下正值春耕播种时节，就赶紧去吧。你的官声一直很好，希望你能在责任制考核时是第一名。

朝中一批年轻干部去地方就职，其中，有一个叫康昭远的赴重庆一个偏远的小郡忠州当太守，玄宗也写诗送行，单从表面看，诗是写给康昭远一个人的，实际上是对这一批干部的嘱托，算是一次集体谈话：

《送南宾太守康昭远等》

端拱临中樞，缅怀共予理。不有台阁英，孰振循良美。分符候向內，拜手明庭里。誓节期饮冰，调人方导水。嘉声驰九牧，惠化光千祀。时雨俾昔贤，芳猷贯前史。伫尔颂中和，吾将令卿士。

诗的内容是说，你们都是中央政府机构里头的精英，素有奉公守法的名声，现在告别朝廷，奔赴远州，希望你们保持清廉，如治理水利一样管好地方。你们工作做好了，不仅声传全国，还能名存千年。前代有很多榜样，我更期待听到老百姓对你们的赞颂，我也乐于把你们的事迹传达给朝中官员。

话讲得语重心长，情真意切。不像皇帝和臣子的谈话，更像是老友之间私下里说的心理话。

其实，唐玄宗个人热衷于做诗人并不奇怪。当诗人和做皇帝并不矛盾，有时候可能还很和谐、很统一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唐玄宗并不满足于他一个人写诗，那多寂寞，他要朝臣和他一块儿玩，玩什么？写诗。他是皇帝，皇帝有权让他的臣工做任何事。于是，宫廷唱和风靡，皇帝主导，群臣奉和。

皇帝办事当然讲究排场，宫廷唱和就上了规模。张九龄、王维、王昌龄这些一流诗歌高手都悉数参与。没有哪个官员敢偷懒，千万不要以为写了诗当场念念就万事大吉了，想蒙混过关，门儿都没有。每次唱和，皇帝都安排撰序编集，有好多次都是皇帝亲自动手写序。诗写得好不好，白纸黑字摆在那儿，这样一来，朝中官员被逼到写不出好诗竟无颜立朝的地步。

天宝二年，公元743年，太子的师傅兼太子办公厅主任贺知章以年老病重为由申请退休，同时申请退休后加入道教。玄宗允准。处理完手头工作，已是第二年年年初，贺知章离京归道，落叶归根。玄宗下令让贺知章再次入宫，组织皇族成员、文武百官在宫廷设宴为他光荣退休送行。这在有唐一朝极为罕见。唐玄宗特别强调所有参加这次欢送宴饮活动的人，都必须写出诗文应和。唐玄宗的原话是“凡预关宴，宜皆属和”，这已经不是提议，而是硬性要求了。

唐玄宗以身作则，他写了《送贺知章归四明》，四明是贺知章的故里，今天叫浙江宁波。诗写得很有成色，一看就是用心用情之作，下了功夫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何况这榜样是皇帝。

唐玄宗巨大的诗歌情怀，营造了盛唐从朝堂到民间空前热烈的诗歌创作激情和氛

围。全民写诗运动蔚然成风，就连陶瓷工人工人也积极创作。长沙市丁字镇有座烧制陶瓷的铜官窑，制陶工匠把他们自己写的文字郑重其事地烧制在瓷器的器身上，当作诗歌，以期引起关注，内容五花八门，涉及闺情、风情、饮酒、游戏等等。他们是这样写的：

小水通大河，山深鸟宿多。

主人看客好，曲路亦相过。

客来莫直入，直入主人嗔。

打门三五下，自有出来人。

这还是诗吗？哪里有一点点诗的意蕴？分明就是顺口溜。可是，人家也不拿去参加评奖，也不碍你什么事，反正就是喜欢写。

喜欢写就写。

写就对了。

在他们那个社会圈子里，他们写下的这些句子就是诗歌，他们自己就是诗人，他们自娱自乐，诗人光荣，有面子。这就够了。

《写诗葵花宝典》

文学史证明，写诗和烧制瓷器有本质上的区别。两者生产工艺不一样，产品也不一样。你认为你的句子是诗，那是你认为。要在正儿八经的诗歌圈子里混不行，诗歌界不承认，没人理你。

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就连贾岛、卢延让这样的诗界大佬也觉得写诗艰难，推敲字句把意思表达准确还在其次，最核心的是写诗需要灵感。写作的冲动是柴，灵感一定是火花。用火点燃柴，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。

问题来了。唐朝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写作，男女一谈恋爱就写诗，一送别就写诗，喝顿酒就写诗，旅游就写诗，天气变化就写诗，升官和贬官也要写诗，参加一个活动就写诗，哪里有那么多的灵感？灵感像鬼附身，不是谁想有就有，不是什么时候想有就有。

没有灵感怎么办？

好办。

唐朝广大人民群众写诗的充沛热情必须释放。这难不倒聪明的唐朝人。他们编写了许多工具书，给你灵感。这些五花八门的工具书就是唐人写诗的葵花宝典。

王起《文场秀句》以优美的文句（秀句）为核心，旨在为学子提供可以模仿的经典诗句范本，被士子看成是“举业”必备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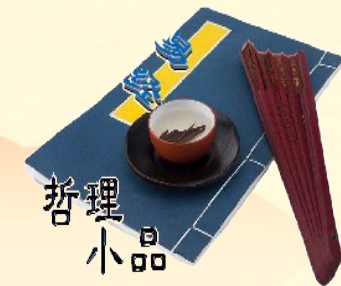
元兢《古今诗人秀句》直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物象呈现情感，被人们当成创作工具书使用。

黄滔《泉山秀句集》三十册，成为唐代诗人随身携带的“灵感手册”，而且被唐昭宗认证过。

唐时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遍照大师留学中国，编撰《文镜秘府论》，开宗明义讲“作文兴若不来，即须看随身卷子，以发兴也。”明明白白告诉你：当作文灵感枯竭时，就赶紧翻看随身携带的工具书，使用这种方法灵感就来了。这本书甚至还把写诗的类型作了分门别类地详细划分，从题材到意蕴事无巨细。比如，它把诗歌中的情趣分为九种：春意；夏意；秋意；冬意；山意；水意；雪意；雨意；风意。春意怎么写？书中告诉你有一百二十种写法，什么“云生似盖”“雾起如烟”，什么“绮雾张天”“红桃绣苑”……

这和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还有些相似。写诗工具书和参考书的出现，为推动盛唐诗歌批量生产提供了路径。

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此产生了，李白、杜甫他们练过葵花宝典吗？葵花宝典真的管用吗？



哲理小品

“豫”在古代常用的有安乐、安适之意，引申为高兴、欢喜、快乐。

是陶醉于独乐乐，还是追求众乐乐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观、人生态观。

豫卦第一爻（初六）爻辞曰：“鸣豫，凶”。象辞曰：“初六鸣豫，志穷凶也”。爻辞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

（初六）即第一爻，阴爻居初，与本卦之主“九四”阴阳相应，是阴柔小人处于悦乐之时，且上有强大势力宠爱，自鸣得意，不胜其乐，以至发声于外的一副轻薄之相，其结果必凶无疑。所以爻辞占卜断曰：“鸣豫，凶”。

究其原因，“初六”为什么自鸣独豫（乐）呢？象辞说“志穷凶也”，是因为他志趣狭隘，没有广阔胸怀、远大理想，缺乏与大众同乐的志向，其结果必然“凶也”。这就从反面告诉人们，志穷必凶，不能志趣狭隘，一个人独享其乐，而应该有远大的志向，为民众乐，创造大众和乐的局面，与民同和乐。也就是不能“独乐乐”，而应“众乐乐”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重，勇于牺牲个人利益，为民造福，为民造乐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！宋代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，成为脍炙人口的古绝唱。

有些人却不是这样。他们自私自利，独享其乐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就是形象的写照。更有甚者，以“独乐乐”破坏“众乐乐”，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众人的痛苦之上，在众人的累累白骨上建立自己欢乐的天堂。有的甚至不惜损人利己，牺牲大众的利益，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，以至成为历史的罪人，被钉在败坏道德的耻辱柱上。

向来“独乐乐”是不会长久的。事物的客观规律告诉人们，凡处于得意安乐之时，不可乐而忘忧，得意而张扬之时，就是失意而颓废之始。志穷者自取其凶，教训不可不汲取。

不可独乐乐 而求众乐乐

□ 梁镇川

